

1104

海盐文史资料

第十九辑



政协海盐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

第 十 九 輯

目 录

- 南北湖的朝鲜客人——金九 黄 达 (1)
- 摘录《白凡逸志》有关避居南北湖片断
- 嘉兴的亡命生活
- 徐用仪之死续篇
- 附：关于《安乐康平室随笔》作者朱彭寿……金 志 毅 (5)
- 辛亥首义功臣朱瑞 杨成其 (11)
- 朱瑞轶事 涂正华 张玉生 (15)
- 旧上海内海盐帮制酱业 马陆基 (17)
- 解放前激浦店铺拾零 吴侠虎 (22)
- 屈冠春办乡村工业 林永久 (23)
- 长川坝铁器业发展小史 宋季安 (27)
- 解放前武原镇的百货业 徐达人 徐肇本 陈伯蓉 (30)

一九九一年九月

南北湖的朝鲜客人——金九

黄 达

金九(1876~1949),号白凡,朝鲜著名民族主义独立运动者。他在青年时代起即参加反日爱国活动。1919年参与“三·一运动”后逃到上海,加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,历任警务局长、内务总长、国务领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国,任民主议院副议长等职。金九主张建立全国统一政府,不参加南部的单独政权。1949年6月26日在寓所遇刺,伤重而死。著有《白凡逸志》。

1932年4月29日,日本“天长节”那天,金九和尹奉吉携带定时炸弹潜入侵华日军假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的“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”会场,爆炸了检阅台,炸死了侵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、日本居留民团团长河端,炸伤日重要人物驻沪总领事重光葵、第三舰队司令野村植田谦吉等人。尹奉吉被擒后,于12月19日在日本金泽被枪杀。金九趁混乱之际逃离虹口公园。

虹口公园爆炸案震惊中外,日本特务疯狂追捕参与者和幕后主使人。金九无法躲在上海,幸得在名人褚辅成先生的掩护下,转移到褚氏在嘉兴的老家避居,化名张震、张震球,托称广东人。没多久,获讯日本警察要搜查沪杭铁路沿线,只得再度转移。约是七八月光景,由褚儿凤章之妻朱氏陪同,乘轮船到海盐,在朱氏娘家朱家花园过了一夜,次日即乘汽车去六里堰。下车后,越过野鸭岭,住进朱之叔赞卿的别墅,开始匿居生活。

金九这时被迫安下心来,每天“徜徉于山水之间”,“感到无限的愉快”。他曾到鹰窠顶参观云岫庵,接受尼姑行礼,还到庵后

用罗盘试了一下岩石，果然针倒指北。他估计“大概是磁铁矿的关系”。

有一天，他去海边集市澈浦镇，不意被警察察觉，再耽下去安全恐成问题，于是又重回嘉兴，辗转外地。是年冬，金九被蒋介石接见，接受国民党财力等方面的援助，继续进行抗日活动。

金九在南北湖幽居生活虽然不到半年，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在《白凡逸志》里用了三页篇幅记述了他生命史上难得的恬静生活。志中尤其怀念凤章夫人，“若国家独立的话，我的子孙或我的同胞，谁能不感谢褚夫人这样的诚恳和亲切呢？虽然不能用影片摄下来，但还可以用文字传下去，所以记下来这一段以资纪念。”

附：摘录《白凡逸志》有关避居南北湖片断

嘉兴的亡命生活

我因此就暂时就住在嘉兴跟着我祖母的姓改姓为张，名字改为震球或震。我所匿居的嘉兴是褚辅成先生的故乡。褚先生曾任江苏省长，是位德高望重的人，他的大公子凤章是留美的学生，在东门外的民丰纸厂任技师长。褚先生的家在嘉兴南门外，是旧式的房屋，并不太壮观，但看起来也是一个大富豪的住宅，褚先生把他的养子陈桐荪的亭子暂充我的宿舍，这是建在河边的半洋式房子，由窗外可望见秀纶纱厂，风景极为优美。

褚家晓得我的底细的人只有褚氏夫妇和他儿子陈桐荪夫妇

而已。最麻烦的是我不会说中国话。虽然我冒充广东人，但那里有这种不会讲中国话的广东人……

在嘉兴寄寓没多久，从上海日本领事馆内被我们收买的日本官吏，传来了日本警察要搜查沪杭线（上海、杭州间的铁路）的消息，同时要我小心。

派人到嘉兴火车站打听一下。果然有便装的警察曾来此地巡视的消息。因此决定到褚凤章夫人的娘家朱氏山庄去。朱氏是褚凤章继室。刚生第一个婴儿不久的美丽而年青的夫人。褚氏只请他的太太一人陪我一整天，乘轮船送我到海盐县城的朱氏山庄去。

据说朱宅是城里首富，果然名不虚传，非常地宽敞。我住宿的洋房在后院，而大门外是石子铺成的路，路的外面是大小船舶往来的湖。大门里面是正院，从边门进来有个办公室，那是总务每天处理事务的地方。以前有四百余名的家口聚在一间餐厅吃饭。但现在则大部分因为各自从事士农工商不同的职业而分散各处。剩下的家口也都自愿组成小家庭。因此在办公室里只是办理配给物品而已，此外不办什么了。

家的模样象是蜂巢，整个家族住三四栋的房子里，前面有大客厅，后面有洋房和花园，又再后面有运动场，听说在海盐有三家大花园，即徐家花园第一，朱家花园第二，因此也去参观了徐家花园。果然徐家花园比朱家更大。但朱家的房子及设备则胜徐家一线。

在海盐朱宅渡过了一夜后，第二天再和朱夫人一同乘汽车到六里堰。从那里向西南爬五、六里由山路。我内心里很恳切

地想把褚夫人穿着高跟鞋，在七八月炎日之下，频频用手帕拭着汗而爬山的光景摄成影片传给万代子孙。

夫人娘家的女婢带着我要吃的东西和其它日用品跟随着我们。若国家独立的话，我的子孙或我的同胞，谁能不感谢褚夫人这样的诚意和亲切呢？虽然不能用影片摄下来，但还可以用文字传下去，所以记下来这一段以资纪念。

爬到坡顶，有一座朱氏所立的亭子。在那里休息片刻后再往下走数百步，山腰有一栋美丽的洋房，看守房子的仆婢们恭顺地接待我及褚夫人。

夫人把女婢带来的所有鱼肉和水果拿出来给仆婢们，并对他们说明我的食性，应如何地料理等事情。又指示他们，如果我要到那里去，要视多久多远来决定要多少的向导费，绝对不可多要。这样很详细地说明后，当日就回海盐娘家去了。

从此之后，每天爬山就成了我的习惯，我来上海已十四年了，别说人家都看过、欣赏过苏州、杭州或南京，就是上海城廓之外都没跨出去过一步，如此在这里得到了随心所欲地徜徉于山水之间的机会，感到无限的愉快。

这房子本来是褚夫人娘家叔父的夏天别墅，他去世后葬在这房子附近，这房子就兼为照管其坟墓的墓庐和祭阁。这所在真是名家造山庄的好地方，风景很美。若爬上山，可以见到前面是海，左右是青松和红叶。

有一天爬鹰窠顶，那里有一座僧舍，一个老尼出来相迎，她每说完一句话都念一句阿弥陀佛。“施主是远道而来的吧！阿弥陀佛！请进佛堂里来吧！阿弥陀佛！”

我随着她进入厨房里，看到了每个房间里都有面孔白皙、嘴唇红润的年青尼姑，穿着庄重的僧服，颈上挂着长串念珠，手里拿着拂尘，向我合十行礼。

庵堂后面有一个岩石，据说上面若放一座指南针的话，针倒指北。我便解下挂在我表上的罗盘试验一下，果然如此，大概是磁铁矿的关系。

有一天，去参观海边某一个镇上的市集，被警察察觉，终于我的事情此地的警察也知道了，因感到不安全，于是再回到嘉兴。来嘉兴后，几乎每天乘船游湖，或沿运河而下，或置身于叫做严家浜的农村农家中……

徐用仪之死续篇

金志毅

徐用仪是清末的政府大僚，也是我县近代著名人物，庚子之役被诛，不久清廷又予以平反。《徐用仪之死》一文，曾刊于文史资料选辑一期。由于其死已时隔九十年，当年亲见亲闻在世者已绝无仅有，而史料又重翔实，因而前情后节莫详。近得见《安乐康平室随笔》，1940年私人刻本，内载有关徐用仪被杀实况。作者朱彭寿，也是海盐人，当年在内阁作官，与徐用仪为中表兄弟（朱父与徐母是同一曾祖的姊妹）。徐用仪被杀后，曾亲往收殓，料理后

事，因是亲历亲见，史料很宝贵，现将其所述整理成文，作为《徐用仪之死》续篇刊出。

朱文对徐用仪多有赞誉并辄加辩护，如云：“由举人官刑主事，考取军机章京，擢今职（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，兵部尚书衔），加太子少保。居官四十年，奉职恪恭，惟以清、慎、勤三字自励，性和而介，门无杂宾。”这里品评了徐的为人，不过说他的性格有点耿介。朱文还为徐辩护说：“先是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，与外人交涉遇事不平者，必反复辩论无少屈，甚或拍案相争。”因为当时舆论认为，清政府与外人交涉多是屈辱致弱外交，朱在这里为之澄清，说这是徐用仪亲口告诉他的。

关于徐用仪受刑前后，朱文作了记叙。

徐用仪由于反对与洋人用兵，在召对时剴切陈说义和团能避炮，完全不可信，与各国不可端自我开。因而大拂当事者之意，恨之入骨，认为译署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）各长官，平时里通外国的人甚多，这班人统统是汉奸，必尽杀之而后快。于是七月初三日（农历下均同，阳历为七月廿八日），许景澄、袁昶先被开了刀。第二天徐用仪曾致书朱彭寿的父亲，提及他的两媳和孙子们，已叫三郎送回海盐，询问朱父准备怎么办。信后还附说：“昨日之事，令人惊心动魄，可谓千古奇冤。”朱父看了后，感到言辞激烈，因此将未行裁下焚之。嗣后，内城均关闭，音讯遂隔绝。当时朱彭寿一家住在宣武门侧上斜街。到了七月十七日午后，宣武门忽然开启，街上有人传说，“今日又出大差”（京都人以刑人为差使）。这天微雨初停，天色阴暗，后见一批义和团和步兵蜂拥囚车数辆而过。当时朱彭寿也立在道旁观看，但看不清囚车囚的是谁，于是急叫仆人

前往菜市刑场探听。仆人归报，才知是徐用仪和立山、联元同时被斩。究竟是什么罪状，竟无人知晓。向来受刑者必有家属随往，随即可以收殓。立山和联元两家都有家人去收尸。徐用仪是突然逮捕的，其家被抄掠，家人逃散，因而无一从者。被斩的官僚，收殓时将首级缝上。这是刽子手们的一项外快，出多少钱就要看被杀者的身家而定。那天所开的价目，竟达四百两纹银的高价。朱彭寿前往刑场，见徐家无人在场过问，而能提取银两的炉房、银号，都已停业。仓促间无处挪借，只得叫仆人先买一些大冰块，置于尸侧以防腐烂。囑刽子手在旁看守，申言有人会来料理。当时有一江西人，亦来场探视，说是戚谊，因此请其一同照看。此时，联军攻陷天津后正向京城进迫，提督董福祥带兵入京防守，北京城已乱纷纷。四天以后，西太后带着皇帝逃离宫廷，人心惶惶，居民薄暮即闭户，路少行人。徐被刑的这天晚上，朱彭寿一家人绕室徘徊，寝食俱废。因为徐用仪尚暴尸在外，而联军压境，不知时局会起何种变化。次日天微亮，朱彭寿即与其兄朱旭辰，先到比部供职的钱能训家，邀其共同至贾家胡同徐用仪之婿在驷部供职的周儒臣家，把他叫醒。其时徐用仪的内侄查维桢大令也来了，商议结果由查维桢向友人某军官借得四百两，系新领军饷，为五十两大元宝八个，有了这些钱，先分头购买棺木衣衾。一方面和刽子手讨价还价，磋商再四，才让到一百两银子。此时一个徐用仪家旧日婢女的丈夫闻信而至，义和团装束，说此事由他经办，必定还能压价。因为事已就绪，婉言谢绝。于是急急地装裹入棺，送至浙江广雅园停放。丧事草草，只买了几百纸钱，沿途焚化而去。事毕，徐家管门老仆，奉查夫人命，带来徐用仪平时所穿戴的翎顶数件，以备殓时应用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这里朱彭寿加了一句“呜呼惨矣”的叹息词。后来，李鸿章入都与联军议和，问起徐、许、袁三人的后事，给朱彭寿送去银三百两，嘱咐葺治三人的棺槨，经分发给徐之次子徐士钟、许之子许爰钧、袁之子袁允禧等，将灵柩更番加漆。

到第二年三月间，在妙光阁设了灵位，邀集全浙同乡及三人的知交进行祭奠。以后，徐士钟等扶柩回籍，用鼓乐仪仗，送至通州，再用船运天津南返。出殓之日，在虎坊桥东设棚路祭，连各国公使都来吊唁。李鸿章还派了副都统荫昌招待，观看的人很多，途为之塞。朱彭寿听到人丛中有人聚语说：“照此情形观之，岂非真正二毛子乎。”（朱彭寿注云：都人以与洋人接近，或入其教者，为二毛子。）朱彭寿对此又发了“嗟呼！是非不明，至于此极”的感叹。

事后，朱彭寿将用款剩余银数十两，交还给李鸿章。对徐用仪的遭遇，朱彭寿有以下结语：“呜呼！公赴难时，年已七十有五，一生谨慎，遭此奇冤，天道尚可问哉！……”表示了愤慨。

附： 关于《安乐康平室随笔》作者朱彭寿

金志毅

邑人朱彭寿，生于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，卒年未详，他1939年尚在世，是年已七十岁，其寿当在七十以上。朱彭寿四岁时，其父在两江任三江营的盐官，官职是署刘庄场大使（正八品）。这一年随母赴扬州与父亲住在一起。十五岁（光绪九年）入县学，二十岁（光绪十四年）中举人，入召内阁中书。二十岁（光绪二十一年）会试中式，因南旋省亲，未参加殿试。三十岁（光绪二十四年）补行殿试，成进士。

朱彭寿一生在京作官，据其自述：官内阁凡十八年由中书累官至候补侍读并赏加四品衔。光绪二十九年，满洲遭甲午、庚子两次外侮后，谋国者亟思练兵以自强，于是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，袁世凯和铁良同为会办练兵大臣。袁世凯时官直隶总督，练北洋兵。铁良时官户部右侍郎，会办京旗练兵。朱彭寿入铁良幕，派充首席文案委员，是年并与铁良一起赴日本，参观明治三十六年特别大演习。光绪三十三年五月，改设陆军部，朱彭寿擢为陆军部右丞，宣统年间，又升为左丞，后因裁撤左右丞，以三品东堂及交涉使、提学使、提法使候补，即脱离军界。宣统三年立典礼院，朱彭寿任直学士，以品级未定，仍食陆军部左丞原俸。

辛亥革命后，民国成立，国体既变，朱彭寿作为遗老，不过在学术方面，仍有活动。如他在《安乐康平室随笔》中曾述及：“辛亥岁（1931年），余应东海府主之聘，分纂清儒学案”云云。并谓：“学案一书，至戊寅（1938年）纂粗毕，共为二百另八卷。

时社友皆散，终其事者，仅余一人。”这时朱彭寿已近七十高龄。

朱彭寿生于诗礼之族，世宦之家，其曾祖官至吏部稽勋司员外郎（从五品），祖父任过知县，父亲是盐官。他科举出身，学优而仕，一生著作甚丰，计有旧典备征等二十二种，一百八十七卷。

朱氏是本县的六族，望族。元时从安徽婺源迁来。迁祖朱勉轩，于元代成宗元贞年间，官嘉兴路主簿，既卒，即葬于改浦陈湾山。其子朱若环遂定居于海盐尚胥里，数百年中，生息繁衍，朱彭寿已是第二十一代，那时世次已衍至二十六代，那么到今天该是二十七八代了。正如朱彭寿所述：“自明及清，科第相属，其驰名艺苑者，代不乏人。”朱彭寿曾有过

宏愿，当举合族之人所著述未经刊布者，悉数付梓。所列即有一百另一人之多，这些著述还不包括当年生存人之著述和已有刻本者。朱族闺媛女作家也不少，有著述者九人，多为诗词稿。

数百年来，朱族因生齿日繁，从始祖到第十代这一代的兄弟行时，就分为十一支，其名称：东溪公支，北溪公支，后山公支，可六公支，可三公支，三峰公支，延瑞公支，龙沙公支，鹤溪公支，龙溪公支，廷珍公支。从以上各支再化开来，目前在县内及县外的究竟有多少朱氏子孙，可惜没有族谱家谱可稽，只能有阙了。

象海盐朱氏这样又儒又宦之族，人才辈出，文人名人代不乏人。就近代而言，著名的有：朱昌颐，第二十代，他本是因拔贡

而成为小京官，道光丙戌年参加会试，中一甲一名，成为朱族的首名状元，亦为清代海盐第二个状元。他是长林村第八支沙龙公之后，官至吏科给事中。（正五品）著作有《鹤天鲸海焚余稿》六卷。朱丙寿，第二十一代，曾任广东潮州府知府，候选道。在县城内建有住宅及朱家花园，俗称天官府。他曾重修朱氏宗谱二十卷，光绪辛卯刻本。（本县已不存）。著有《梦鹿庵文稿》一卷。榆荫山房吟草。朱丙寿是第十一支延珍公之后，与朱彭寿同支同代。朱希祖，第二十三代。著名历史家，北京大学名教授，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海盐第一任县主事。

象朱氏这样一个大族，可以发掘的文史资料很丰富，可惜已很难收集到。以上所收是根据朱彭寿《安乐康平室随笔》所能爬剔出来的零星资料凑集而成，一鳞半爪，事焉不详。期待以后有更多的有关朱族的材料出来，使这方面的文史能够洋洋大观，实所盼也。

辛亥首义功臣——朱瑞

杨成其

朱瑞（1883—1916年），字介人，浙江海盐县武原镇人。1883年（清光绪九年）生，父朱延楨，海盐望族，母同县王氏。朱瑞三岁丧父，七岁从长兄学，“质鲁志笃，弥自锐厉，读《春秋左氏传》至《战争》篇，苦不易熟，恒彻夜不寐，琅琅之声达户外。”（1）家毁于火，母亲苦心抚育，动辄以礼，十二岁时

母与长兄继卒。1902年考入秀水中学堂，1903年归试，补县学生员。经族人朱桂卿（名福沅，清翰林，历主浙江学政）援引，进南洋陆师学堂深造。日俄战争爆发，朱瑞深感外患日棘，认为“非修戎事不足以图强”⁽²⁾1905年冬毕业回浙。当时，浙江正训练新军，朱任职于督练公所参谋处，旋调充步队第二标执事官，遂与标统蒋尊簋创设弁目学堂达三年之久，训练新军骨干，“以明敏勇果见重于曹辈。”⁽³⁾

当时光复会、同盟会在浙江传播革命思想，朱瑞接受革命思潮影响，于1906年加入光复会，同时参与同盟会的革命活动。1907年7月秋瑾在浙江的起义失利，被清吏捕杀牺牲。朱瑞因参与秋瑾的革命活动，也遭到密告，为浙江当局所怀疑。1909年，皖抚朱家宝为规复安徽退成协，补募训练新军，调朱瑞任安徽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兼测绘学堂监督。1910年，朱瑞复回浙江，任步队管带。自秋案发生后，浙江光复会元气大伤，至此逐步恢复，朱瑞回浙后为重整光复会积极奔走。

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，江浙一带革命党人密谋起义，朱瑞是核心人物之一。10月间，朱适被升为八十一标代理统带，遂负责联络军警，并被革命党人推定为一标司令官。上海起义成功后，浙江革命党人加速了革命的进程。11月4日，革命党人决定起义。傍晚，朱瑞先行至城内工程营，通知革命志士内应，劈开城门，迎接城外起义新军。随后回到笕桥驻地，当晚10时集合队伍，宣告起义，亲率本队入城，占领闹市口至武林门一线要道，包围旗营，展开了激战。至5日下午旗营被迫投降。

杭州光复后，不一月，全省底定。但是，革命军在汉阳军事失利，南京又盘踞清廷重兵，“若旷日以磨士气，非策。”沪军都督陈其美倡议组织联军，进攻南京。浙江新军遂组成一混成支队：“寿潜遂以浙八千人”由朱瑞任支队长统率，分步队、游击、敢死队、马、炮、工、辎、陆军、警察具备。于11月12日率部离杭北进驰赴镇江，发起攻宁（江宁即南京）战役。11月25日，朱瑞指挥浙军在南京朝阳门外马群与清军激战，击毙清悍将王有宏，再战于孝陵卫，又强攻天保城，三战三捷，遂克占南京。12月3日，浙军由太平门入城。入城后，浙军扩编为一镇，朱瑞升任浙军第一镇统制官。1912年1月下旬，浙军奉命北伐，渡江北抵符离集，南北和议后，浙军回驻南京。

“攻宁之役”以浙军之功为多，朱瑞又是这支“常胜军旅”统帅，南京陆军部整编浙军，将浙军驻宁军队编为第六师，驻浙军编为二十五师，又于3月29日合编为第五军，任朱瑞为第五军军长兼第六师师长。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，南京留守府实施裁军，首先遣回客军。朱瑞遂于4月29日率浙军回浙。

浙军军界，在辛亥革命后，留日士官生与南京陆师，保定速成派之间矛盾日多。后两派遂拥朱瑞为首领，朱因攻宁之功成为名将，掌握了浙军主力，在浙江的威信提高，浙督蒋尊簋被迫辞职。7月23日，朱瑞为浙江都督。

朱瑞回浙后，即发现了肺病，不久赴沪养病，迟至8月21日才“蒞任视事。”9月23日，朱瑞被袁世凯授以陆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。朱瑞任浙督后，日益倾向调袁，一再强调“维持邦本”⁽⁴⁾

“遵守法律”(5)。“保卫地方”(6)反对“二次革命”，在南北风潮中，他伪充调停人。湖口起义爆发后，革命党人多次策动朱瑞独立，省议会议员莫永贞等也函请浙江独立。朱瑞多次召开军界会议，权衡利弊，最终发布通电，表示“中立”。袁世凯一方面对朱瑞的“中立”表示不满，另一方加紧拉拢，1914年6月30日授朱瑞为兴武将军，督理浙江军务，1915年袁世凯称帝，封朱为一等侯。

护国运动掀起后，朱瑞察风观向。1916年3月，朱与冯国璋等五将军致电袁世凯，要求其“速行取消帝制”(7)。当时，反袁各派正策动浙江军界宣布独立，朱瑞多次召集军界会议，感到进退两难，朱倾向于参谋长金华林的意见，拟宣布中立。

4月12日晨，中华革命党人和浙江军界董保璜、夏超等部起义，纷纷拥向将军署。朱瑞慨然曰：“浙四战之地，辛亥以来，人民元气未复。而宣布独立，吾恐残民以逞人皆其后，然遇众志而启内讧，吾不足惜，如浙何？遂撤卫引去。”(8)朱瑞在起义部队面前仍无迷途知返之意，而撤去回连海盐籍的卫队不作抵抗，还是可取的。朱瑞离浙在上海养病，曾致函屈映光，表示“无意世事”，(9)病情加剧，朱瑞移居天津，1916年8月3日病逝。年三十有四。丧归，葬于海盐邵湾村。

综观朱瑞的一生，在辛亥革命前后多年“戎马生涯”，立下了卓著功勋，是辛亥首义的功臣，在国内也是罕见的。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，从南京回师浙江后，没有什么大作为，虽也有一些政迹，但他标榜“中立”，为了保持其地位与军事实

力而倒向袁世凯，做了一些亲者痛，仇者快的事，最后的结局也是可悲的。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一个清代末年的旧军人朱瑞，不能苛求于他，他的一生功大于过。

注：(1)张謇撰《兴武将军海盐朱公墓志铭》

(2)同上

(3)同上

(4)朱瑞巧电，《时报》1913年4月24日。

(5)朱瑞佳电，《民主报》1913年5月12日。

(6)朱瑞布告《时报》1913年5月25日。

(7)《时报》1916年2月14日。

(8)同(1)

(9)《民国时报》1916年4月21日。

朱瑞墓事

涂正华 张玉生

本县人朱瑞(1883—1916)字介人，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。关于他的生平，世多著述评说，已属盖棺论定。但其少年时代的一些传闻，虽片言只语，然时至今日，对我们需要较完整地认识朱瑞其人，似亦不无补苴，爰录倘读者：朱瑞幼年失怙，赖孀母抚养。童年尝就读于武原镇北弄内孙